

高城村
氏家藏
字尾張

小松樓
圖書記

先哲叢談

念齋原先生著

至五

10

1

2

3

4

5

6

7

8

9

先哲叢談卷之五

高玄岱字子新一字斗膽

又號婺山肥前人仕

北總原善公道著
大府
小字新左衛門號天漪

天漪祖高壽覺西土人也父大誦號一覽為長崎譯者

一覽改稱姓高為深見蓋高氏出自渤海渤海倭讀

深見故以稱焉天漪與朝鮮聘使李東郭詩序陳其

歸化顛末乃錄左方曰東都高玄岱字子新自號天

漪本萃萃族祖渤海高壽覺福建彰郡人航海薩摩

洲寓焉後歸明父大誦年十六跡祖入明弔祖氏之

墟遊魯轉齊踰燕跨趙北經匈奴之域南及東寧之
隈行嘆天下文物之盛歷覽名山大川之勝殆十有
餘年矣一日慕母之念不歇輒登商舶直到長崎時
寬永六年父歲二十有七僕即長崎之產也從幼師
事曼公戴生生者先生浙之杭州西湖人明之遺士
也明亡航海寓長崎二十有餘年僕之親炙也久而
其語言音韻則不期而頗解焉至今皓首猶操南音
但愧執性迂魯質體脆薄動輒嬰疾雖少有夙志不
能肆意勤業徒增犬馬之年耳先生沒僕不自度妄
欲破浪長風一詣萃域者數而國禁不許越界乃退

閱中原輿地圖等效作卧遊聊復慰懷云云

天濤自幼有瑰才其居長崎學於僧獨立

曼公字

傍通

醫術乃以醫遊事薩州亡幾去復注長崎以藝學爲

事久之名聲馳遠邇遂與室鳩巢宅觀瀾同應大

府之召來江戶列儒員白石宅集鳩巢席間贈詩云

三人同召出蒿萊齒德共推當日魁一變良工醫國

手翻成詞客揆天才羨君授簡稱先達笑我論年拒

後杯嘉會由來難屢得樽前莫惜玉山頽

又兼能書其法自獨立而得之當世與林道榮齊名白

石曰榮死子新獨步天下南海篆隸歌曰崎陽於萃

只一葦臨池之技皆精勤。先有林榮後高岱。春臺曰。林道榮者長崎舌人也。與高玄岱俱以善草書知名。然林不及高筆法無變化故也。但林兼諸體高非草字不能作。此則高不及林處也。人特稱林者以此也已。

徂徠以豪邁之資睥睨一世。獨於天漪嘗欲得其書。且求與之締交。與香國禪師書可見。曰嚮者在坐。覩崎人高玄泰字意欲得其一二幅。而一時緣貪聽老和尚吾伊作金石響之所奪。遂爲忘言。未審其人已還否也。儻未則敢請一方便也。且要爲通賤名。以使日後鳴謝。則或添天涯一相識者。亦遊道之益廣也。

鳩巢當世之碩儒也。其文辭亦不爲疎而推獎天漪得其言。以爲定論。答三宅緝明書曰。僕平生讀書稍有所得。及所著文頗多。甚欲就識者正之。前日天漪兄來訪。言及文辭事。此人能通西土之音。號稱文章家。乃出僕文稿。視之。天漪兄就其中一兩篇以西音讀。一過曰。善。但辭傷緊。欠一閑字耳。僕即言下敬服。天漪以享保壬寅八月八日歿。享年七十四。墓在江戶東叡山中。護國院後塋。其父母及師獨立髮齒亦瘞此地。各有建石。

佐藤直方。小字五郎左衛門。備後人。

直方年二十一。介。永田養菴謁山崎闇齋。闇齋教弟子。極嚴。直方事之。不惰。遂能得其旨。及闇齋晚年。唱神道。則不能無疑。是以竟削弟子籍。直方又作敬義內外考論。曰。易文言敬義內外。此乃以心與身言之。敬義先生以爲。身爲內。家國天下爲外。予辨之不止。由是遂得罪於先生。不出入於師門者幾二年。由此觀之。其爲闇齋所絕者。非惟不奉神道。

直方無字號。或謂曰。山崎闇齋子之師也。淺見絅齋三宅尚齋。則子之友也。而皆以號稱。子獨無可尊稱者。

不知有何說歟。直方曰。余從邦俗耳。此邦自古無字號。何必背邦俗之爲。假令余之彼西之邦。亦以名直方。通稱五郎左衛門。居故雖弟子。直稱曰直方先生。稻葉默齋。墨水一滴云。斯文源流。以剛齋爲直方先生。號誤矣。弟子野田德勝號剛齋。或云直方號峰松軒。此蓋一時名軒耳。非自表之號。

嘗曰。博覽彊記。能文善書。莫若宋蘇東坡焉。然自得道者。而視之東坡。固不足論也。故學者其識見自非以東坡爲俗儒。則不得至聖賢地位矣。今欲多識及詩賦文章。皆善之者。沒世不能爲真儒也。

故赤穗侯遺臣殺吉良氏。明日跡部光海來謂曰：「先生未聞乎？昨夜赤穗大石等四十七士復讐。直方曰：『言誤矣。』遺臣之於吉良，何有讐視之理乎？遂本諸柳宗元駁復讐議論爲陵上者。」

初年承父官結城侯，受俸五十口。元祿癸酉乞休致後，殿橋侯延爲師，年餽百金，乃處其邸者二十四年。然以道不合遂辭之，卜居神田明屋街。時年六十九。

享保己亥八月十四日進講唐津侯。即今古河侯之祖先也。疾暴

作，以肩輿昇歸。侯乃賜人參二兩，令稻葉迂齋護視。翌日遂不起。享年七十。門人三輪執齋聞病而至，則

已易簀，乃作倭歌哭之。

江戶麻布琉璃光寺其永永處也。一片小碑正面勒曰：「一貫了道居士。」左曰：「佐藤五郎左衛門直方。」右曰：「享保四己亥八月十五日沒。」

三宅尚齋默識錄云：「直方先生氣稟宏潤，穎悟故其學不苦而至。中年學不勤不進，屬纊前十四五年。好學之篤，手不釋卷，與人語非小近四子，未嘗載於口舌。才之穎，辭之敏，終日與人談學，譬諭百端，殆教人踴躍自得矣。實東方一人耳。所憾者其學止於小學四子近思之間，不啻合於近思錄致知篇所載先賢之

語者多。而其見識之微。未如能入精微否。其談道所謂隔壁可聞者。庶幾矣。發明其天命本然之妙者。今不存于世焉。

直方門人有警者大神澤一者。筑前人也。才行修美。一時有聲稱。稻葉迂齋作之傳及祭文。迂齋亦受業。直方爲高足。其韞藏錄數卷多。錄直方語。

淺見安正。初名順良。小字重次郎。號絅齋。又號望楠樓。近江人。

絅齋少學山崎闇齋。砥行植節。社中無出其右。有後不從闇齋敬義內外說。又不喜神道。是以遂不見容。闇齋沒後。悔其叛師。炷香謝罪云。蓋闇齋倡神道。一時及門弟子皆靡之。而堅守舊說。不少變動者。不過絅齋及直方尚齋數子耳。

初年彊學患咯血。闇齋猶課督不少貸。模元真者爲謂闇齋曰。之子疾日篤。請姑廢業。以保養。闇齋不可。居無幾疾間矣。闇齋曰。死生命也。奈何使之折其志。絅齋爲人慷慨。每以新委質列侯。不爲潔。故雖貧甚不敢祿仕。門人三宅觀瀾出仕水府。以爲其志非行道。即贈書絕之。其著靖獻遺言亦有寓意云。

絅齋兼好武事。常騎馬擊劒。其所帶劒鐔。鐫觀瀾篆。赤

心報國四字

綱齋少佐藤直方一歲初友義甚親然嘗面折直方親喪未除出仕以是遂絕交默識錄曰綱齋先生與直方先生初其交如兄弟後不相通然而義亦無可言者乃是氣質之一癖學問之大疵甚可惜直方先生後來思舊交有將通問之意綱齋先生終執而不肯綱齋以承應元年八月十三日生以正德元年十月朔卒享年六十綱齋無男子以兄道哲子某爲嗣門人若林新七能傳其學

森尚謙字利涉小字龜之助號儼塾又號不凍居士攝律入仕水府

儼塾自少好學始事福住道祐繼從松永昌易二子或異之父某以醫仕永井侯居攝津高槻比其沒儼塾年二十六以父遺言去高槻游學于京師江戶越七八年業大進當是時水戶義公廣辟致海內文學士編修國史儼塾被召赴之入局與其事

儼塾多藝能醫術兵法擊劍皆得其要至於釋典尤研究之嘗著護法資治論十卷謂儒與佛並存不相悖其友安濬泊痛斥之數切規曰速火之勿貽禍儼塾不從然與濬泊心交終始不變及卒濬泊記墓云與

余交最塾每相箴規而今亡矣夫世之嚮賢者毀譽出于愛憎臧否失于權衡果孰得而孰失哉若君者今不可多得豈非無人之所難能者邪

安積覺字子先小字覺兵衛號老圃又號澹泊齋晚又號老牛居士常陸入仕水府

澹泊祖正信小字覺兵衛元和乙卯大坂之役屬小笠原秀政有戰功後委質於水府父繼食其祿澹泊亦襲之舜水答書曰令祖立功於往日而孫子食其祿可見爲善蒙福也令祖立功於他邦而上公爲之祿其孫未見疇勲之至於此也汝宜勉之

澹泊本稱角兵衛俊才好學義公以爲其器不減乃祖乃命襲稱覺兵衛既而祿屢增職至番頭初年十三始來江戶師舜水居三歲病痘歸鄉故親受句讀者僅孝經小學論語耳及長博學能文而史學尤擅長乃入彰考館充日本史編修總裁全編二百四十六卷稿以草保奏子脫前後與者無慮數十百人而澹泊之功居多澹泊至老氣力不衰其撰烈祖成績二十卷時年七十二云

澹泊主伊洛學然不守株膠柱焉與祖徠金華輩數通書爲交答祖徠曰幼師事朱文恭徒有其名而無其

實亦如前書所陳也。文恭務爲古學，不甚尊信宋儒。議論往往有不合者，載在文集，不微也。當時童蒙不能知其所謂古學爲何等事，至今爲憾。尊信宋儒，乃僕中年以後一已見識耳。云云。今夏偶見隨筆中援引程朱之書，躍然自喜，所見果不妄矣。及承清誨，始知足下中年既覺宋儒之陋，六經不復須註解。人之知愚相去天淵如此。今欲改頭換面，革去舊習，則齒髮日益頽落，志氣亦因衰耗，我輩閤殆可望而不可即。付之一浩歎而已。又就南郭書考之，嘗將薦南郭於水府，又其於通鑑喜凍水舊本，不喜文公綱目序。

湖亭涉筆曰：綱目書法發明雖議論剴切，頗有傷於苛酷者。設使其人面聞之，必有辭焉。豈心服哉。

幼時學舜水，能得華音。湖亭涉筆曰：今犬馬之齒將頽，而學業不成，其所存者，稍辨華音一事。由其課程嚴峻，晨讀夕誦，故至今不忘耳。兩伯陽摘窗茶話載：水戶淺香覺其衛紀州高瀨喜朴二人俱通唐音，覺則能讀而不會唐話，喜則能講而不能讀書。正孟子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者。蓋用心與否之別也。摘窗茶話按淺香非是。烈祖成蹟自註曰：安積諸書皆作淺香。人故臣父貞吉稟命更安積。

澹泊名振四方。其修書請益者不可枚舉。而謙虛自卑。於其親受提誨者。不敢以弟子視之。意謂吾安能足爲人師。其所結構文詩。必示藁於衆人。以丐正。有一字可議。輒改撰。是以人皆益敬服焉。

澹泊甚愛菊。園中多栽之。嘗上百種于守山侯。侯亦賜佳品十餘種。寄田子愛書曰。亡師朱文恭有乞菊於義公帖。載在遺文外集。覺百事不能學。文恭而唯此一。事稍存餘風。不亦可羞之甚哉。又賀鳩巢七十序曰。吾百事不能。而唯知養菊培植三十年。頗能得其要領。乃以菊譬鳩巢。以成一篇鳩巢亦其黃花鳩詩。

後有悟於餘姚致良和之學。講說士大夫間。嘗因直方薦宦。殿橋侯遂致仕而去。以初以朱學進。今不用其說。與侯所求異也。或云侯信僧祐天故去。於是歸京。尋之大坂。又來江戶。數年之間。居止不恒。梁蛻巖復井甃菴書曰。示及告寬量小濱公文一首。讀玩再三。足以觀德業之實矣。大抵紈袴子弟。飽膏粱耽絲肉。未嘗學問。及其馭吏臨民。嘗不知務。甚者毒人蠹國。如公可不謂火中蓮乎。雖然。徵輪氏不得聞道。姚江之學。其所陶鑄。果不誣矣。方今江左儒人以詞藻名。如南郭金華諸才子。姑置。是振鐸四方。大倡聖學舍。

斯人其誰也。昔文中子講道河汾。王魏房杜之曹達
村成德。安知他日東都賢士大夫。明體適用。與寬量
公相弟昆者。不出輪門乎。吾儕當拭目而俟云云。
嘗爲一浮屠講中庸。而以彼終不改釋歸儒。乃寄書却
其所贈者。此可以觀其篤修且豪矣。其文曰。釋徒鞭
禪師。請子講中庸。予知其有意於嚮正道。而爲剖析
之。務斥佛氏之悖性命之理。而棄日用之常矣。庶幾
乎其有悟舊習之非。而歸吾道之正焉耳。講畢惠我
以筆墨及詩一絕。情意甚厚。子謂子思子之作中庸
也。正憂異端之害道學。是已。則凡爲吾學者。固雖非
喪澹泊。獨存爲世所瞻仰。徂徠書曰。先侯業已。即世
一時鄒枚之輩。寥落殆盡。而足下獨以朱先生高第
弟子。歸然以存。有如靈光。初澹泊夢得。野水月縱橫。
句。義公分爲韻。與近臣同賦。公探得月字。有雲收月
明。衆星稀。仰見文苑一輪月。句。此即言澹泊前程也。
至是果然。

源君美字在中。新井氏小字勘解由。初名璵。號白石。
又號錦屏山人。江戶人。仕大府。敘從五位下。
任筑後守。

白石父正濟。常陸人。年少來江戶。出仕土屋侯。久留利
二萬千

石。延寶己。母坂井氏。以明曆丁酉二月十日。生白石。

未國除。

白石生而岐嶷聰慧。三歲寫字。六歲誦書。既長。器資宏偉。才負經綸。其學洽聞多識。通曉倭漢古今典故。所述作之書。世稱其有用。善以國字紀事。是以雖日用簡牘。皆足以傳矣。又善賦詩。江邨北海稱爲所謂錦心繡腸。咳唾成珠。嚙語諧韻者。

比七歲。父母拉觀戲劇。一一記認。置諸胸臆。歸語之。其次序一無所違。父異之。曰。是兒非常。佗日才當於文事發。新井氏其興乎。

初年從父官于久留利。二十一與父共辭仕。於是貪甚。人或勸之業醫。若教字。以取給。白石不從。一刺意于經史。時河邨瑞軒殷富多藏書。乃就而借覽。瑞軒心知白石神姿佗日當貴顯。因欲配其女。納以爲壻。而白石不肯。

白石與對馬西山健甫名順泰爲舊友。年十六。錄所作詩。

一萬首。因健甫求韓客爲之評。則客請而接見。遂作序。褒揚之後。入木下順菴門。健甫又爲之介。元祿戊辰。健甫沒。臨沒謂白石曰。以不朽乞先生。二指順菴書則累君。是以順菴作墓記。載錦里文集。而今見其墓石。左右後三面無一字。惟正面楷字題西山順泰墓。五

字所謂墓記埋之墳中耳

健甫墓在江戶下谷養玉院

辭久留利後又遊事堀田侯居十年不得志而去時窶

甚篋中止青錢三百米三斗而已曰此未遑凍餓意

氣不少撓順菴欲以薦諸加賀岡島仲通名達號加石梁

賀產亦順菴門子也聞之戚然語白石曰予負笈遠

遊若于年于茲比得家書老母日逼衰頽倚閭待予

歸每念至百感攢心如幸賴吾先生先容得釋褐

于本藩則願足矣白石即告順菴以此言曰予求仕

何國之擇請舍予薦彼順菴嘆曰世衰道微日入偷

薄如子絕無而僅有者乃推岡嶋于加賀後二年元

祿癸酉舉白石于甲斐府時年三十七

白石仕六年

文廟尚在藩邸

遭災爲賜五十金白石謂都下

數有火今以此賜治屋宗亦必當一朝灰洪恩豈可

不別有所用乎乃以賜金命函人制甲冑一領其意

欲一旦緩急擐以徇節也居五年果復遭災家什蕩

盡獨以其甲冑隨身得無恙矣鳩巢文集有源君美

鎧記是也

正德辛卯韓使來聘白石建議饗使者止申樂奏雅樂

等多革舊例或與使者迂論禮法使者竟被摧折祇

南海賀白石六十七言古詩有韓之使者執玉帛血

西面爭禮頑如石。公歷西階。握衣外軒。軒如霞。舉屋額。

腰帶紫陽太守印。眼如紫電。騷如戟。按劍叱。殿柱

震。使者膽竦。喪其魄。擊劍歌成。血吹霧。機鋒觸處皆

辟。易禮成。樂奏賓主歡。王家寶典與日赫。句自南海

云韓客謂公曰。嘗聞貴國多長於擊劍之技者。今可得幸一觀。公曰。觀之。不可遠。辨。吾今為客說其涯略。

席上作擊劍歌一篇以示

由興佐久間洞巖書觀之。白石號非有深意也。其少年

視古人姜白石黃白石沈白石等號。以為雅稱。一時

題詩稿。遂以為別號。然為取之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或陸奧地名者皆非。

入貢琉球人得白石詩草歸。遂致之清。清翰林鄭任鑰

自寫作之序。此本復經琉球至日本。終落白石手。白

石珍藏之。而序中指白石書新堪。此勘堪音相近。蓋

誤傳新井勘解由而略稱之云。

白石詩才亦為天縱。其精工當世無敵。雖一時出遊戲

有足以見其敏警者。嘗過某許主人書容奇二字。索

詩。輒援筆立就。曾下瓊鉞。初試雪紛紛。五節舞容開。

一痕明月茅渚里。幾片落花滋賀山。提劍膳臣尋虎

跡。捲簾清氏對龍顏。盆梅剪盡能留客。濟得隆冬無

限艱。蓋容奇雪字國譯也。故此作皆采故事於此邦。

白石以經世為任。故雖詩至工。妙固不欲以教人。稱門人者至寡矣。田鶴數獨以詩稱弟子。白石與之交態終如不渝。與佐久間洞巖書中云。吾故人莫鶴樓如焉。中秋月三十一年必偕賞之。今年亦携二子來。有詩云。滿堂明月中秋色。歸路清風十里程。

嘗謂鶴樓曰。南郭先生名譽甚噪。余欲往一見者有年。然一旦被簡任居內班。則不得私造處士。許彼亦既為名家。不可引致。以故至今不果。豈不遺恨乎。鶴樓曰。是何難之有。予請為紹介。明日見之於先生。乃過南郭。語以此言。南郭喜知。與鶴樓共來。白石倒屣迎入。遂定交。

白石自題肖像詩曰。蒼顏如鐵。髮如銀。紫石稜稜。電射入。五尺小身。渾是膽。明時何用畫麒麟。時奉使初仕堀田侯時寮友有小龍某者每謂白石曰余少時受兵法于由井正雪今觀子之面容政與正雪絕相類少有大志常自誦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為閻羅祇南海作哭詩云生逢聖世應無恨死作閻羅足有為蓋記其平生之言云

高天濤作白石像贊二首其一曰誰道是白石磷々不可磨誰道是非白石磊磊不可轉着間火字耳上一

毫而目流光。礪礪一機應變縱橫。不然韓客殿上爭得使渠從容。斂手不碎頭柱乎。而則其人之言曰日出之邦源大官。骨清氣豪身桓桓。胸中壯略龍虎秘。筆下文章星斗蟠。可謂國家之爪牙。萬里折衝之臣矣。其二曰腰下秋水端從上。賜身上水千攝錄所贈踞乎皋比之上。傲睨日月之表。口津津腹便便。天下樞機參乎其間。推誠及物。極濟萬人。神化丹青渾成儀表。將歷百世而真宰儼然不可奪者歟。白石無兄弟。唯有姊妹皆早歿。而集中有到信夫郡奉家兄詩。此白石未生。父養某氏子爲子。後仕相馬侯。所謂家兄者是也。

鳩巢文集載白石墓記并銘。其志行履歷可略見。而淺草報恩寺有白石墓焉。石方僅尺餘。正面題新井原公之墓。左側惟記筑後守從五位下諱君美。年六十九。享保十年五月十九日卒。二十四字而已。古今著書之富。莫若白石焉。併未脫藁者凡一百六十餘種。今尚存於其家云。

室直清字師禮。又字汝玉。小字新助號鳩巢。又號滄浪。備中人仕大府。

鳩巢自幼耽嗜文籍。倦不知息。年甫十五出仕。加賀侯

一日侯命講大學義理明辨侯以爲異器乃令入京師受業木下順菴自是學日益精文日益進木下原多俊傑而皆爲鳩巢讓序云正德辛卯舉大府僑員遂得信任其所著不不少而六諭演義大意五倫五常名義皆奉旨撰之

其先備中英賀郡人也故其舉鄉貫常稱英賀又其居加賀時嘗買廢屋住之因扁以鳩巢遂以爲別號有記見文集

羽黑成實字養僭近江人官于彦根後致仕徙加賀此人學於闇齋有儒行鳩巢嘗嚴事之其答書曰清白

幼好學有略得古人遺意者所見聞士大夫亦頗多然於義理則必得高明之許可以自信於文辭則必經木翁之品題以自足私心自謂二公天下之知己也故平生以今世有二公爲樂耳又答遊佐木齋書曰與羽翁一邂逅於京師見其趣向造詣非曲學淺識之徒也既而翁寓處敝邑相與優游上下其議論十年於今矣常得以虛往實歸日聞其所不聞解我之惑辨我之疑誘我之善戒我之惡有所視而取法有所畏而不爲使我免以陷於放僻邪侈者翁力爲多豈古人所謂微斯人誰與歸者歟又作祭文曰始

先哲叢談五

吾見公於京師尋復來辱於北陸爾來上下議論往復切偲忠告善道一以道義相期而不肖弱質賴公而勉強以進於學者十有七年於茲云云嗚呼公乎遂棄吾而死邪自今以往有惑將誰爲之辨而有過將誰爲之規耶譬之瞽而無相俟俟乎其何之

鳩巢與護苑之徒互相輕金華一日來見鳩巢出其得意文一篇示之且求刪正鳩巢一過稱善金華彊乞正乃削一十字更益五字金華不喜而去至翌日質諸南郭南郭不得決焉又質諸徂徠徂徠視鳩巢所竄改者曰如此而後成文於是其徒始重鳩巢

赤穗遺臣一大舉鳩巢獨稱贊之紀曰義人錄又答鈴木貞齋書曰赤穗義士事世儒之論有異同者亦由其學欠近裏工夫不認自家惻隱之心誠如來論所論者敬服至今世皆以義士目之者蓋自鳩巢始鳩巢墨守朱學深惡當世好立異義者答鈴木貞齋書曰僕嚮者以爲山崎氏之學專於理一而略於分殊者知有君臣之大義不知湯武放伐與君臣之義並行而不相悖知敬義有內外之分不知不可以修身以上爲敬以直內以齋家以下爲義以方外此其大者也其他所見多執定一理而不察分殊所以流於

神道也。然今而思之。其理一者。守義理之一隅也。於本原一理處。所見未徹。故往往有所窒礙。而欲以其所見一之。是其略於分殊者。暗於理一故也。又題高木氏偽學論曰。自古邪說之害道多矣。然其誕妄麤惡。無所忌憚。未有若今世之甚者。或有稱古學者曰。大學非孔氏之遺書。又曰。我能塞伊洛之淵源。或有矜文學者曰。道不出於天。又曰。道非事物當然之理。其他淫辭浮言。不可勝數。若使此等之說。出於數十年之前。雖庸人儒子。亦知其妄。而非笑之。今也不然。自世之稱師儒者。皆爲之所動。莫不崇其說而信之。況於後學晚進者乎。宜乎其靡然趨而歸之也。吾於是知世道之日下。人心之日僞。亦可悲矣。又仲村氏五經筆記序曰。奈何近世邪誕之說競起。凌駕漢唐。詆毀程朱。欲以一己之私見。誣天下之耳目。至使有識之士。爲之憤惋殆廢。寢與食可勝嘆哉。又客遊佐木齋書云。若有王者起。必聚海內之籍。悉取其叢雜無用之書而火之。然後詔天下之學者。專務體察踐行。不事空言。抑虛文。剥浮華。正人心。距邪說。如是數年。則天下靡然復歸於正矣。

鳩巢賜葬地于江戶大冢筑波山後。非寺地也。從是後

官儒多賜葬地于此鳩巢墓有四面一小碑前面唯題鳩巢室先生之墓七字而已

三宅重固小字儀左衛門後更丹治號尚齋播磨人

尚齋父重直爲人後冒平出氏尚齋幼時從其姓贅髮學醫術父命之也年十六喪父十九入闇齋門專攻儒學於是種髮始復姓三宅後來江戶抗經席爲人師遂應辟阿部侯元祿中大君臨侯邸命尚齋講論語乃有衣服賜

尚齋學於闇齋者三年闇齋即世乃折衷於佐藤直方

淺見綱齋二子二子以友誼待之互相切磋遂共得山崎門三傑聲云

尚齋就官忠直務盡其誠居十年以言不行移疾乞致仕不允猶數乞不止以是得罪寶永丁亥幽囚于忍友人三輪執齋細井廣澤等憫之爲請宥而不能得越三年會赦而放於是去之京師以儒爲業晚私倣大小學校建培根達支兩堂于勘解由坊尚齋氣象豪爽其在園圃也危難窘迫之際處之裕如乃謂古人被刑尚能著書吾寧無爲而待斃然筆墨不可得因刺臂血書狼薺錄三卷其中祭祀來格說一卷門

人山宮仲淵上梓。近時吾友山田思叔再校刻之。
尚齋在獄。侯嘗遣人察之。尚齋即作詩示之。云。富貴壽
夭不二心。但向面前養誠心。四十餘年學何事。笑坐
獄中鐵石心。

尚齋削籍之後。講業于京師。搢紳列侯從游甚多。土佐
侯請爲師。乃招來江戶。居僅半暮。其大夫山内矩重
卒。此人尚齋之知己也。於是辭歸京。晚年復來江戶。
時舊君阿部侯延而見之。道往事。嘆其忠直。
尚齋與直方交義素善。而議論未必同。每曰。直方四十
六士論使人消滅。至誠惻怛之心。

尚齋固守朱說。深疾異己者。而與三宅石菴。三輪執齋。
王木葦齋相友者。唯其舊交不忍絕云。石菴信陸象
山。執齋喜王陽明。葦齋奉神道。石菴執齋爲其所論。
刺。尚且每稱尚齋爲溫厚長者。

有一嫗爲野狐所斃。其邑正幸助者爲尚齋。侄尚齋責
之曰。若何不爲驅闔鄉之狐。盡殺之。於是幸助即備
弓弩羅絡。詰朝將率丁壯遍探叢窟。而其半夜聞窓
外呼曰。惡狐既斃。河上即遣人見之。果有死狐。蓋衆
狐拊擊斃之。以免其寃也。尚齋乃令屠者剝其皮。常
坐其上。時鞭之曰。毛獸奈何害萬物之靈。

先哲叢談五

尚齋沒後。門人久米訂齋多田東溪。石王塞軒等相議曰。先師不幸無後。吾輩雖講遺業。授生徒。不能保世。如今日也。師之神主及狼壺錄。不若瘞之。無他。日爲人所汚也。留守退藏亦列其座。獨不以爲是。然衆議遂決。乃瘞新黑谷光明寺尚齋墓側。明日寺僧遽來報曰。昨夜有盜發墓。衲適見而尤之。則拔劍恐喝。衲辟易。彼遂恣其意而去。不知墓中有何財貨。致此厄乎。訂齋盛頌曰。吁。此必留守退藏所爲也。即往視之。則果失神主狼壺錄。

尚齋娶田代氏。舉一男三女。男重德。字一平。英敏好學。

年三十一先卒。女其一適門人久米訂齋。訂齋又以經執名。

三宅正名。字實父。號石菴。又號萬年。平安人。

石菴少既學。不視家道。由是產遂蕩盡。乃斥賣家什。以償舊債。則所餘僅數金耳。謂弟觀瀾曰。今雖貧極。短褐蔬食。可以支數年。鑽堅之志愈厚。環堵之室對。八而講習。共至忘寢食。亡何窮亦極矣。於是兄弟相携。來江戶。教授取給。居數年。石菴獨歸京師。尋至大坂。時名翹然起。弟子雲集。中井梵菴等相謀請諸官。建庠校。名懷德堂。衆皆推石菴主之。固辭不可。遂領。

祭酒事。後中井氏嗣之。至今不衰。

石菴工書。頗得顏法。隻字人爭求之。而資質朴素。其所書未嘗款印。又通倭歌及俳諧。

香川太冲曰。世呼石菴爲鶴學問。此謂其首朱子尾陽明而聲似仁齋也。

三宅緝明。字用晦。小字九十郎。號觀瀾。石菴弟。平安人。仕大府。

觀瀾始師淺見絅齋。末從木下順菴。嘗作拜楠子墓文。

鵜飼金平

名真昌

采上水戶義公公。見感稱。乃召爲國史編修總裁。正德壬辰年二十八。因白石薦逢大

府登用。梁悅巖祭文曰。文章典雅。貴以藻火黼黻。書楠子碑陰。雖出於少時之作。既足以見所養之深粹。而志氣精采之鬱渟矣。宜乎蚤有譽于水府。而司史筆之冕鉞也。館僚安積栗山二子。有村識而博物。且尚退舍使英華。擅發焉。

正德辛卯。韓使來聘。儒者就其館中爲唱酬者甚多。七家唱和集蓋爲之最。而多以詩。不以文。其間有文亦皆平平耳。詩如高玄岱三百九十韻。室鳩巢二百二十韻。祇南海百五十韻。雖大作有才料。要無益長語。何必足自夸張。獨觀瀾出羣。專論議經義。商榷古今。

撮錄於此以見其言辨博有力。送嚴書記序曰：至明有薛文清、丘文莊，雖其精神輝光，不能以鼓振一時，潤化百世，而識之卓，守之約，信之厚，由之正，一皆有所淵源，不與夫事沾，畢訓詁之末，而論簡捷虛誕之域者侔。蓋萬而得一焉云云。明人嘗有論貴境之文者，其意倨然以中夏文明自處，及隨訂其所為學，則尚釋、雜、老，刻意琢句，沾沾喜以才子，相為標榜，不復知古聖賢之大法要道屬而在外矣。此謂華而變夷可也。而舉世偃偃，唯名之徇，景仰慕效，不置。父兄子弟亦皆以是督而趨之。今而孔、孟、程、朱再起，復將悔

且怨其言之流弊至此，之不遑，宜乎能知其意體其全者，絕無而僅有也。嚴復書曰：明興雖有程、篁、墩、陳白沙、王陽明諸人間，有駁雜之病，亦多偏係之失。而至如文清之學，純實無偽，博洽多聞，肯以此為巨弊可乎？所謂丘濬者，為學詭異立論，謬繆以自飛，為未必悛復。構秦檜為宋忠臣，意見如此，其他可知。此不得不辨也云云。明人云云之說，誠不滿一哂也。我國自殷太師設教之後，國俗一變，士趨歸正。自我聖朝開初之後，尤有大焉。文物彬彬，貴飾洪猷，雖三尺童子皆知貴王而賤霸，崇儒而斥佛。尚釋、雜、老，不知大

道云者。豈非乖戾之甚者乎。觀瀾復書曰。來簡云。文清爲巨擘。可乎。此段前後語脈。難得領會。其以薛氏爲可尚邪。則正與鄙意合。以爲不足尚邪。則所趣大異。宜措勿論也。丘文莊以岳飛爲未必恢復。是於時勢各有所見。始不以爲道義心術之累。況金兵之強。比宋十倍。勝敗之跡未猝易。以書生紙上語而斷也。其以秦檜爲宋忠臣。則此老好高奇。矯衆論之弊然耳。然辨夷夏。正內外。其終身精力所用。正在乎斯一部。世史正綱。昭然可見。豈以裂冠毀冕。稱臣金虜爲是者邪。特其造詣深義。識趣高異。固有不及文清而由之正。與信之厚。蓋亦朱明一代非所易得矣。且夫訂學脈。以論先輩。自當有體。雖乃高德偉績如王守仁。苟於門路有所乖馳。則義當棄之。不顧而若文莊之學之正。豈可卒然摘其小疵。遺其大醇。而衍義之補學的之編。亦豈可以爲詭異謬鑿而論邪。云云。前文所云。明人論貴國文者。指王世貞語。見其集。而所云尚釋雜老。亦以批世貞之學。來簡似未悉鄙意。請更被審。

南聖重。韓和觀瀾所示韻曰。觀水必觀瀾。君應取於是。非徒汪汪波。更歎洋洋美。

觀瀾年不得壽。有著書亦不多。布于世。是以到今名察
察少聞。然其學術文章。當世與有名士。並稱物徂徠
與竹春菴書。稱數震菴文。曰。習宋人之文焉。視其所
結撰。不出於東涯觀瀾之下。又兩芳洲橘窓茶話曰。
觀瀾鳩巢東涯徂徠。何如。曰。之數人也。盛名雷裏。何
待乎曹丘生也。又蛻巖文柄。贈桂彩巖曰。物徂徠老
矣。弩末不能入縞天。又奪滕煥圖。如失。左右手。室鳩
巢醇乎古先生。澹泊自守。無鬪心也。宅觀瀾豎幟。駿
臺堂々正々之威殆。使牛門塞關。不敢東飲馬矣。不
幸星隕。可勝嘆也。

佐藤廣義小字勘平。號周軒。晚號塵也。江戸人仕
巖邨侯。

周軒家世以武顯。高祖佐藤信清小字新九郎。仕織田
右府。有戰功。至周軒始好文。學於後藤松軒之門。小
少堅其志節。嘗蒯緱遊京。便道過伏水。省伯母。伯母
爲田光氏母。家頗富。喜周軒至。且感篤志。乃出金百
兩。贈之曰。若以此爲學資。周軒辭不受。伯母曰。勿我
子放蕩。寢將傾產。與其濫費以供燕樂。寧與若以充
爲善之用。周軒益辭曰。一家主人業已如此。安可不
別有所儲。以備不虞乎。余一介書生。無貲固分。取但

大母之惠其拜賜也多矣遂不受一金去。

柳澤公新封侯廣招名士乃以秩三百石聘周軒周軒不應蓋以其仕有不苟者也亡何因松軒薦釋褐小室侯俸支二十口耳小室即今巖邨侯舊封也

周軒爲人嚴毅廉直初以儒仕後傳世子世子動作舉止悉規以正世子嘗欲就齋南鑿一室周軒不肯曰此易事耳然而爲世子者凡百當慎守父侯所與而不可別有嗜好今世子年少問安視膳則勿論正且講學演武且夕之不暇而乃馳心于無益罔或遂啓土木園池之好乎故事雖易臣不敢奉命世子悚然

曰卿是也請守之

周軒以六輻輪爲標識世子少時夜微行邨內遥望六輻輪提燈來輒曰合怕老來合怕考來益避去疾走入館

世子立一年聚左右少年嬉戲無度周軒屢諫不聽遂乞辭職老臣白之侯瞿然曰吾過矣吾過矣我昵頑童遠耆德此彼所以欲辭也吾將改過卿等益爲我言之既而侯徵艾脩德勸精圖治乃大用周軒擢陞老職增祿至三百餘石是時巖邨之政嚴立紀綱惇守信義小大之事必與衆議之智者不得獨出愚者

亦得寡過是以吏亡姦慝民亡盜賊風俗淳樸上下
和輯侯晉拜閣老一時有輿稱實周軒與有力云
侯妾舉家子賀妾者皆以其爲母侯家之重獨周軒久
內毅然正色曰爾自今之後勿恃有子以驕肆侯家
禍福在茲再禍福亦在茲在坐者悚然改容

周軒奉濂洛之學篤信其師說故頗與閭齋之徒異趣
嘗原本家禮創本邦祭儀侯家今尚遵用之云

周軒學主實用不驚虛文是以人不知其爲儒然其所
著有四書小學參考各若干卷皆藏于家周軒家至
今數世職祿相襲曾孫坦字大道號一齋別成一家
今以碩儒見推蓋皆周軒積善之餘也

先哲叢談卷之六

北總 原善公道著

物茂卿名雙松有所避以字行。菽生氏小子。搃右衛門。號徠。又號讓園。江戸人。仕柳澤侯。

徠父方菴以醫仕於大府。廷寶中坐事竄上總。時徠年幼。從父共往焉。譯文笏蹄題言曰。予十四流落南總。二十五值赦還東都。中間十有二年。日與田父野老偶處。尚何問有無師友。獨賴先大夫篋中藏有大學諺解一本。實先大父仲山府君手澤。予獲此研究用力之久。遂得不藉講說。遍通羣書也。又與都

三近書曰。始自不佞茂卿幼讀書海上。蠶戶鏟丁之錯處。雖有疑義。其孰從問決焉。迨乎得先生。所為諸標註者。以讀之。廼曰。吁。是惠人哉。由此而觀其居上總也。既乏書籍。又無師友。唯其警敏不羣。自幼即有遠志。是以比其還江戶。業殆大成。終至海內。仰為此邦。未曾有人。

徂徠之在胎也。母彌月夢遇歲首。以松枝插門。寤而生。徂徠故名雙松。後有所避以字。行徂徠號。取之詩。魯須徂徠之松。一說其少時好雷。故自號蘇雷。而上總有往來里者。因改書為徂徠。字署二何。物茂卿者。其

先三河菽生。人物部守屋後也。本集有擬家大連檄

文。及送守秀緯序。秀緯與余同姓。系大連。故以其字

氏之言。雙松字未審何所緯。或曰避德松君。或曰

井侯之先雅樂助正親

追號雙松院。因避其名。

初卜居于芝街。時貧居如洗。舌耕殆不給衣食。增上寺

前有腐家。憐徂徠貧而有志。日饋腐查。後至食祿月

贈米三斛。以報之。春臺與南郭書曰。徂徠先生之未

仕也。嘗教授于芝浦。人所知也。後遇柳澤氏之勃興。

封侯。召先生掌書記。先生於是子始釋褐於侯門。然

其祿尚微。尋柳澤公累益封。先生亦以公之寵靈。累

先哲叢談六

益其秩至五百石。雖以命世之才而有勤勞于侯家。自非柳澤公之知遇先生之窮達未可知也。

初服朱子說及中年著護死隨筆尚護宋儒後挺然立一家見痛駁性理併攻仁齋又倣明李于鱗修古文辭先儒所作一切排之爲不免侏僂缺舌其豪邁卓識雄文宏詞籠蓋一世如梁田蛇巖心亦服徂徠之學博嘗稱山陽東洋言曰凡海內司命知信古與不皆靡然莫不注目蓋亦方伎中之護老哉。

少時精習兵學故其就仕途也亦以兵學不必以儒晚復專談武與熊本數震庵初相見時徂徠首謂曰陣法行伍此不可不究也子西海人必習水軍水軍其以何爲策上邪遂數刺談戰法不及他事云松宮觀山學論曰近日儒士之談武徂徠物子一人而已耳亦唯博覽之餘力臆斷自負焉雖以不世豪傑之資然未遇明師牢執法制不問軍略與孔子好謀之言乖戾焉其所著孫子解及鈐錄雖涉獵殆盡而未見事術磨練之功遂以七書爲空理崇後世戚南塘鄭芝龍爲備也拘區々小技未知有建鎮國之規模畫戰勢之地形所謂帷中決千里之勝草廬定三分之謀之術也不亦惜乎。

先哲叢談六

又創造一家象棋以寓兵機名廣象棋其子百八十局則用棋局而陣列軍伍攻擊守備無一不備焉可謂工極矣嗟超羣儒建大業又有何餘力而及此等之事也片山兼山乃序廣象棋譜曰命世之人雖執掌拮据之際胸中別有悠悠閑日月而優爲之信哉

大岡忠相

越前守

曰聞徂徠博識洽聞無所不知余將試

問以躡其答乃招問曰世有鼠婚之說何謂也徂徠答曰事出於某年某人所著一小說也乃其書所載鼠類之眷屬名姓矢口縷縷如注忠相始服其彊記弟子會講韓非子論議鋒出徂徠在座箝口不言春臺

不知有何說歟直方曰余從邦俗耳此邦自古無字號何必背邦俗之爲假令余之彼西之邦亦以名直方通稱五郎左衛門居故雖弟子直稱曰直方先生稻葉默齋墨水一滴云斯文源流以剛齋爲直方先生號誤矣弟子野田德勝號剛齋

或云直方號峰松軒此蓋一時名軒

耳非自表之號

嘗曰博覽彊記能文善書莫若宋蘇東坡焉然自得道者而視之東坡固不足論也故學者其識見自非以東坡爲俗儒則不得至聖賢地位矣今欲多識及詩賦文章皆善之者沒世不能爲真儒也

故赤穗侯遣臣殺吉良氏。明日跡部光海來謂曰：先生未聞乎？昨夜赤穗大石等四十七士復讐。直方曰：言誤矣。遣臣之於吉良，何有讐視之理乎？遂本諸柳宗元駁復讐議論爲陵上者。

初年承父官結城侯，受俸五十口。元祿癸酉乞休致後，殿橋侯延爲師，年餽百金。乃處其邸者二十四年。然以道不合，遂辭之。卜居神田明屋街，時年六十九。享保己亥八月十四日進講唐津侯。

即今古河侯之祖先也。

疾暴

作，以肩輿昇歸。侯乃賜人參二兩，令稻葉迂齋護視。翌日遂不起。享年七十。門人三輪執齋聞病而至，則

衲嘗見伊藤仁齋。仁齋言佛之爲道空而已。吾釋之教深遠，非空一字所得盡也。仁齋妄誕，豈不甚乎？先生以爲如何？徂徠擊節曰：凡仁齋之言，一一無不妄者。然獨其指佛教爲空，可謂不妄矣。鳳潭憮然曰：無緣衆生難渡，即揮袂而出。此說出原田溫夫、東岳筆疇。而溫井子章讀書會意所載異於是。不知其相見異日而然歟？乃又錄以資雅噱。鳳潭造徂徠諸弟子，以爲有魂褫魄悸者。立屏後窺焉。徂徠設茶酒相歡，終日無忤。將出，言曰：今人不和名物，致文字有紕繆，是不用意目前也。徂徠然之。廣斥當時文字，且笑且

語其竟同立南軒之下舉手指一樹徂徠未答鳳潭
微笑去徂徠顧屏後人曰彼胡魅人

徂徠每自言熊澤之知伊藤之行加之以我之學則東
海始出一聖人

或問徂徠曰先生講學外何好曰余無它嗜玩惟鬻炒
豆而詆毀宇宙間人物而已

徂徠所著之書字傍不施訓譯僧大典萍遇錄載朝鮮
成龍淵曰貴邦書冊行傍皆有譯音此只可行於一
國非萬國通行之法也惟物茂卿文集無譯音即此
一事可知茂卿之爲豪傑士也

近世鴻匠無如徂徠後之學者激昂奮勵竟不能及也
然其瑜瑕得失則猶未免焉是以宇士新論語考石
川麟洲辨道解蔽五井蘭洲非物中井竹山非徵服
蘇門燃犀錄等殆中徂徠膏肓吾祖詰物亦辨其說
道甚誤此數人謂徂徠之益友可也佗作書巧詆以
求勝者不可勝數要徒滋口業不足病徂徠

徂徠病中喟然歎曰吾下世後遺文必將行然海內無
實知我知我者惟有東涯耳

徂徠沒爲享保戊申正月十九日是日天大雪臨終謂
人曰海內第一流人物茂卿將隕命天爲使此世界

銀

徂徠病浮腫而終。紫芝園漫筆曰。徂徠先生甚重生。自飲食居處。以至出入動止。賓客應接之事。苟可以傷生者。斷弗爲也。然其所以病死者。乃以思慮過度也。蓋先生有志于功名。自少以著述爲事。年過六十。舊疾數發。而猶不能清心靜養。遂致篤疾而死。謝在杭云。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誠矣。竹山非徵曰。余嘗聞之。徂徠之疾也。日日宣言。侍者曰。宇宙俊人之死。必有靈怪。今當有紫雲覆舍。若等出覩之。及病革。輾轉呼號。紫雲不絕口。家人及高足弟子輩深耻之。絕不

通外人。故一時或繆傳以爲非良死云。此竹山傳聞妄語也。徂徠起于關東。而風靡海內。西人動造爲莠言。以非駁之。要皆出於媚妬之心。

芝三田長松寺。徂徠墓在焉。猗蘭侯撰其碑文。葛鳥石書之。工始竣。遠近爭傳來摸搨之者。日甚衆矣。近時東藍田併春臺撰誌。更刊本爲一冊子。以鬻之。長松寺號壽命山。自葬徂徠後。一號徂徠山。

雨森東字伯陽。小字東五郎。號芳洲。平安人或曰伊勢人。仕對馬侯。

芳洲年十七。來江戶。從學木順菴。才藻卓絕。順菴稱

爲後進領袖遂因其薦蒞仕對馬掌文教恒接對韓人名聲馳海內外

芳洲通象胥之言其每與韓人相說話不假譯者韓人嘗戲謂曰君善操諸邦音而殊熟日卒年八十一始將學倭歌而意謂詩則有時作之雖無可稱者得不謬乎仄至國風一不解其法先莫如熟讀古歌自今讀古今集者一千遍而後自賦者一萬首其或有所少通焉乃經二年千遍畢又三年而萬首就

梁蛻巖杜三揚諧文集序曰物茂卿譏和歌云三十一

字侏離之言不足道蓋東人而華其腹者固一家言耳兩伯陽嘗語予曰玉露凋傷楓樹林美則美矣不如我猿大夫紅葉鹿鳴使人易惑之爲愈也伯陽善華音綜博有藻材其品不出茂卿下而其言也如此可謂知言者哉

世之儒者以今之職名爲俚俗及文記之則換易名號濫稱亂實非所以垂後世也至於近時有識之士直書今之官職而百年前芳洲已著鞭焉橘窓茶話自署對馬州文學原任用人兩森東可見

芳洲識白石者三十年而交分不協常謂白石爲其心

術不可測嘗面折一事白石曰以如子之言子疑余所謂白頭尚新也又其播窓茶話自惺窩羅山至其師順菴及社友凡名一時者盡舉之以品藻其才行而獨不及白石

本門後逸不乏其人祇南海才氣最蓋當世而記鍾秀集田予於諸友其所敬畏莫如伯陽氏

芳洲學術文章與徂徠殊其途軌而文明意厚每書詩相通播窓茶話曰物茂卿余故人也博覽文章域內無比第於大綱上有差心實憮焉徂徠亦屢稱芳洲與江若水書曰兩芳洲果來劇談三日偉丈夫矣其

子顯允拜予爲師留門下者三月行將西歸亦偉丈夫子矣必不墜家聲者余皆作序送之芳洲更有文夫子二人皆幼善詩渠不啻偉丈夫矣亦可謂福人也又答屈景山書曰洛有伊原藏海西有兩伯陽關以東則有室師禮

嘗使子顯允師徂徠居其塾未幾使出塾而歸曰徂徠實一代豪傑不可以常儒視之也雖然其教人不先德行是以家塾失序非可以託少年者也

三輪希賢字善藏號執齋又號躬耕廬平安人執齋之先舊係大和三輪神社司祝父曰澤村自三業

醫住京師。執齋六歲失怙。賈人大村某者。以同出自
司祝。與自三。相親善。故乃育。執齋。以漸長。出。冒。真。野
氏。年十九。及佐藤直方之門。始曉承他姓。非古。即復
本姓三輪。以祭其祖。於是深德直方。聞直方之病革
也。疾往訪之。命既絕。而不及。乃賦倭歌八首。哭之。陳
謝。其得復三輪云。韋斯列詞。郁密。韋訥失兒。失訥斯
及失郁屋。失怙。膚木吉密。渴屋失。謁捺刺訶。鷗。又以
使直方終不歸。王氏學爲恨云。薨。栗篤木篤。穀穀祿
暱骨茂失。勝咄斯石屋乙。韋埵。韋葛列失。捺趨栗葛
捺失木。

自註曰。主人有菊癖。凡諸家奇品。莫不旁搜並收。而
栽培之。種藝尤精。品第極嚴。每至秋時。五色燦爛。以
棄人目。而安積氏之菊。聞於國中云。

鳩巢有老圃。七覽詠詩。七覽謂碧於亭。紅藥欄。璠藤園。
涼月樹。採蓮步。黃花塢。老蒼園也。又作老圃行。曰。漢
家宗室禮數崇。文武最推西山公。著書還笑淮南陋。
大雅卓爾河間同。千金購求天下籍。始開史局。籠英
雄。忽捐館舍。二十載。當時宿儒安積翁。家學親承舜
水傳。餘姚一派流。日東惟東國史草創年。見君盛壯
先著鞭。人道小心似高允。邦慶良史得馬遷。村擅三

長堪總局文經百鍊成大編直筆無隱鬼應哭闕文
存疑世可傳嘉績何翹三載考華閱已擢羣士先梁
園授簡馬卿重楚臺設醴穆生賢年徂事謝今已矣
優恩賜告舊學士家居自託老圃名詩花蘂園梅香
里七境分趣迭品題三徑就荒自鋤理謝眺宅前唯
青山杜甫舍邊皆白水百年消憂樂琴書平生宿好
翫圖史借問從容白玉堂何如穩眠烏皮几晚節如
此人所難古來儒官幾相似我醉高歌老圃行誰知
曲曲欽素履相思何無相見期伊人宛在水中止
當義公之世史館得人尤盛及公薨一時名彥相尋凋

所宜爲浮屠講說然或知其非而歸於儒焉不亦美
事乎是予所以應其請也而師終不能免出陷溺之
窟則所惠筆墨受之尤無說矣以故直卻之而述所
懷焉勿呀

執齋詩文固非所長然其文達意不事彫繪詩則集中
亦僅々耳世多未見之因今舉三首懷鄉云故園萬
里東茫茫望無窮紅添梅花雨白知柳絮風陽炎盈
草野落日入山中瘦馬追春色黃昏歸路空三疇吟
云辭祿偶成詩一章偷閑取適閱風光淵明徑裏孤
松老茂叔窓前萬州長非市非山人寂寞欲晴欲雨

客彷徨移家自愛三疇內。躑躅含紅向夕陽。題水仙云。夜寂藥珠宮殿內。黃冠綠袖獨蕭然。金盤高捧承朝露。自是地行花裏仙。

執齋尤諳達事體。其言優游有餘味。能使聽者心醉。嘗抵近江小川村。集士民講學。四坐皆感泣服之。翕然相謂爲藤樹先生再生。

三宅尚齋默識錄曰。三輪希賢往年自悔親死時幼弱。不知不服喪。三十餘年後。先忌日。百日計爲服喪。余當時爲說。其不可渠終不用。儀禮喪服傳。嫁女小祥後。被出歸于家。服既除。故不與兄弟更著。二年服。蓋

可以見事之既過者。不復必追矣。

執齋有六男子。曰孝。曰友。曰睦。曰嫺。曰任。曰恤。而一無讀書種子。

執齋學倭歌于內大臣中院。通其秘。余得其集。載六百餘首。蓋儒而善倭歌。未有如伊人也。嘗建壽碣于平

安建仁寺中。兩足院先坐。則作倭歌二首。勒之碣陰。歌曰。性朴質。聾瞶。葛詩斯。穀納密。屋去。貴。吉。納。失。兒。失。篤。續。密。兒。斯。及。納。膚。性。木。篤。其。二。質。及。栗。屋。孤。世。儒。納。週。栗。葛。屋。穀。穀。篤。密。解。葛。其。後。五。年。寬。保。甲。子。刺。戟。乙。燕。孤。納。貴。質。篤。捺。兒。篤。本。正月廿五日卒于平安。享年七十六。

執齋門人有川田雄琴者。名資深。字琴卿。初學梁蛻巖蛻巖謂。

曰余以一日之長文藝則爲爾師至明道義窮心術爾當就三輪執齋而學於是即介蛻巖執贄于執齋自此奉餘姚之說精思力行一推知行合一之旨終因執齋薦起仕大洲侯執齋嘗創明倫堂于江戸下谷以教授諸生而及其赴京也使雄琴主事亡幾執齋沒于京雄琴亦之大洲於是侯乃移明倫堂于大洲執齋又嘗屬長崎鎮臺得王文成公畫像二幅於彼邦一則藏諸明倫堂一則藏諸近江藤樹書院余尚各存云

梁田邦美本名邦彦字景鸞小字才右衛門號蛻

巖武藏人仕赤石侯

蛻巖生而穎悟幼學入見鶴山漸長才識高遠尤工詩才既絕倫而鑽研至老不止年二十六介鶴山見白石白石不妄容人獨異蛻巖之才與之交肫肫見中底江郎北海曰讀蛻巖之集譬猶上崑崙之邱步步是玉入梅壇之林技技是香詩至於此直無遺論而猶有未盡善者何也蛻巖用才太過耳張茂先謂陸士衡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余於蛻巖復云蛻巖既爲伊洛學又信此邦神道又博讀釋典恒言云宣聖之學東方之道乾毒之教鼎足不相悖

少時專談武說兵其評古之勇將戰士也論議慷慨有
烈丈夫風言或及周瑜赤壁謝玄淝水織田信長桶
狹間上杉謙信川中島等事則扼腕按劍躍如色飛
當世名爲霸儒年四十八事赤石侯先是與世齟齬
游仕屢不遂家唯壁立其詠雪詩序云余頗年窮甚
書篋中除四子外有詩韻一冊徐文長集半部又嘗
作不能買書詩有惠車鄴架滿天地誰信空拳猶窶
圍之句

嘗小集賦詩有一人以石見國如硯求對苦思皆未得
蛻巖忽朗吟曰竹生島似筍四座驚歎

蛻巖以詩豪厭一時而意見屢改格調數變皆足以驚
人自言初學宋歐蘇而旁放翁簡齋中年學唐祖禰
李杜緣飾以錢劉諸家又退學明甘爲王李銀鹿亡
幾爲袁中郎爲徐文長而遂以初盛唐爲表準弇州
濟南爲門戶復鳴歸德書云一旦大夢覺宿醒解乃
斷然以開天爲關七子爲引陽春白雪每奏彌高斗
文紫氣每望彌昌李子表敞猶可改呂虔刀鈍尚可
磨寧爲王李取覆不敢辭遂使兩血之驚爪化爲食
堪之柔吻也

祇園瑜又名正卿字伯玉一字斌小字與一郎號

南海又號鐵冠道人。又號觀雷亭。紀伊人仕本藩。南海受業於本順菴。自幼才調無雙。尤善詩。年甫十四。與白石南山霞沼篁洲集芳洲寓居。即席賦邊馬有歸思云。遠逐將軍度雪山。九秋大漠劒華間。胡塵四起風悲塞。羌笛一聲月照關。却恨曾逢伯樂。顧長傷未得旄頭間。沙場幾歲摧毛骨。何日華山休戰還。在座者皆咋舌。白石曰。此詩雄渾悲壯。足以後來可任斯文也。又十五。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對以光風霽月常惺惺。法芳洲稱為的對。

又十六。席上限燭一寸探題。賦昇雲聞星云。紫微遙裔

彩雲迎衆緯。森森白玉京。月傍九重瑤闕冷。風飄五色羽衣輕。錦機夜靜星梭響。環珮秋深天步鳴。應是釣天夢中到。不勞遠問漢君平。此詩不錄于集中。余嘗聞人之誦之。

嘗自試才。一夜得百首。時年十七。或曰十八人或疑為宿構。乃延客席間立題飲酒談笑而起。草如泉注。自日中及夜半。百首復成。無一句蹈襲前詩。由是名燁布四方矣。順菴贈詩曰。十八山東妙聲名。世共聞。卮言甜若蜜。藻思涌如雲。人稱斗南一馬空。冀北羣百篇不終日行。看任斯文。

亭名觀雷。自作之記。其意新語壯。足以想其非常之資矣。孰謂南海之才。獨於詩也。記曰。予湘雲居。丙方一亭。遠望得寸碧。螺黛煙鬟。依稀稀雲際者。滕白也。滕白之山。西枕海磯。東連大嶺。迤邐數百里。夏月雷雨之過。大率從此方。其暑氣。坎鬱烈火。鑠金。敗其之聲。杳起東隅。及景中。狂飈捲沙。崩雲如黥。暴雨翻河。襍以冰雹。乖龍恍惚。反戰。金蛇萬道。掣電劃壁。俄而霹靂破山。瞬息千里。香車輓輓。南走于海。於是開軒倚柱。坐以觀望。遠者八九里。近者二三里。我膽氣爲之鼓舞。飛興揚飄。騰天外。其壯也也。雖觀戰於涿鹿之野。

望潮於浙江之津。洞庭張樂。雲夢校獵。何能過焉。可謂宇宙第一奇觀矣。頃與雨止。雲散。長霓飲海。涼蟾在天。夾籟吹髮。洗慮濯魄。亦雷之賜也。因榜之曰觀雷。客有過覽而訝者。曰。吁。異哉。子之名亭。吾聞雷天怒也。故聞之者。莫不怖而避也。聖人猶且爲之變。今子反以爲奇觀。無乃異於人情者耶。予笑而答曰。客亦所謂知一而不知其二者耳。雷本非天怒。古人既辨之。聖人戰兢之至。其戒慎豈惟雷耳哉。其既謂疾風迅雨亦必變。風雨豈是亦天怒也哉。夫雷也。天地間一物。與夫日月星辰風雲雨雪。同是造化之使。今

日月也。星辰也。風雲也。雨雪也。未聞有疑怪者也。獨至雷也。則疑以爲異物。怪以怖之。何其惑也。至後世腐譚之士。千言萬語以理說雷。亦是癡人語。夢耳。吾觀古人文辭。有觀日之壇。有觀星之臺。有謂玩月者。有謂望雲者。有謂賞雪者。雷豈獨不可觀乎哉。抑亦謂月雲可愛。故以玩望雷也。徒可怖耳。歟。天下可怖者亦甚多矣。外則功名利祿。內則智術忿爭。旁至酒色佚遊。鰥海舟舩。羊腸車馬。一失其常。禍不旋踵。其疾過於震雷。子乃不顧其禍於必然。反而怖震雷。於萬一不亦謬乎。容不答而去。書以爲記云。

當南海時。白石南郭輩詩名躁于世。一時秀才多立其下風。南海不欲碌碌後人。則不敢黨此輩。嘗戲作錄詩盜判文紀。一儒生每作詩。必剽竊古人以故死而得罪于冥司。事此寓言以縱彈時名流也。

南海又善丹青。舊儲宋沈無名畫譜。是時池貸成。名勤號大雅志畫南海謂曰。子學畫。當學士夫畫。乃貽無名畫譜。貸成喜模之。愛慕之餘。自改其名稱無名。貸成沒之後。此譜轉落木世。肅菴葭堂云。

并河亮字簡亮。私謚天民。平安人。

天民初年從仁齋學。後以仁齋仁義禮智天地自有之。

物非性之所因有之說爲告子舊窠更立己見其說見天民遺言大略以爲四端之心即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即四端非四端之外別有仁義自其與生俱生而言之則謂之性自其情實無僞而言之則謂之情自其以思爲職而言之則謂之心其實一也學者必欲指其孰爲心孰爲性爲情何不思之甚也誠所疑語孟字義序曰吾竊聞之叔父信齋矣一日信齋與天民共訪仁齋之書窗談及性理天民質以其所見心性情三名唯一之旨問答數四而仁齋默然稍久而歎曰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不能與於此

矣吾子誠間出之才也吾當改字義耳誠所名永字崇永小字五一天民兄嘗著五畿內志有名于世天民性剛決負才其學本于尚書論語孟子以經濟爲志每稱所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數語曰此聖人才德之本領也奮然爲己任其說尚書曰蔡氏集傳解得七分王耕野所著讀書管見多所發明王魯齋書疑考定錯簡而文理稍覺順妥唯於斟酌其意以施諸家國之方予竊不讓于諸君耳嘗將上疏以蝦夷地方爲內屬而年僅四

先哲叢談六

十志不果沒識者惜之。

東涯曰簡亮誠有才。然不可以託六尺之。他日天民聞之曰東涯實知吾。吾奪之人未可自知也。至爲人所奪決無之。東涯反之。

天民唱其所獨得以振一時。仁齋沒其徒半從東涯半從天民云。

又通倭學善屬倭文。嘗作片劃記多田南嶺取爲己說。載秋齋閑語伴蒿蹊畸人傳錄天民事跡及片劃記以發南嶺剽竊可謂痛快。

一日門人相集謂曰先生若得志使吾儕管何事座有

一人曰余之不才先生所素知但守倉廩則雖一掬米不敢私之天民曰使如爾者奈何守倉廩其人作色曰先生以余爲不廉乎天民笑曰否有竊物之才者不爲人所竊爾能不爲人所竊邪。

仁齋以儒而爲醫爲不是其說見儒醫辨天民異於此曰此邦儒無恒祿者宜兼岐黃偏以儒居則產難支終或不能固其志也。因是門人往往有儒而兼醫者云。

太宰純字德夫小字彌右衛門號春臺又號紫芝園信濃人。

春臺平手政秀後云。自父言辰胃太宰氏。少時來江戶。筮仕某二侯。皆不得志。去時年三十六。從是後不復。宦。初從中野撫謙爲性理學。既而聞徂徠成一家言。即棄其學而學焉。遂以治經名冠一時。

春臺爲人嚴毅端方。巖邨侯世子延爲師。其始至世子不送迎。春臺艷然曰。至賤處士。烏敢傲岸於貴人。雖然。所說則聖人之道也。苟奉道者。雖王公不得不禮焉。而其所待薄甚。是非不禮余。即不奉道也。不奉道者。余不欲復見。當是時候爲閣老。用捨窮達皆出於其手。而其言一無所忌憚。於是其臣相議曰。無禮渠

自道也。世固多儒師。請更招他人。世子聞之曰。寡人

過矣。受教於師。何挾之有。乃厚禮事之。春臺後著六

經略說進諸世子云。

世子即巖邨侯第四子。實爲今林祭酒述齋公所生父。

春臺善吹笛。當是時。東叡法王好音律。聞春臺竽音。

嘗遣使召之。春臺辭曰。余儒生也。若以儒被召。則不

俟駕。以其私嗜末技。爲王門伶人。余不欲也。自此終

不復吹笛。

某侯餽乾海參。調烹之。則肉破味變。春臺怒甚。即遣人

却之。曰。余固勿論鄙賤。而君所以許交者。信其所學

也。既信之。豈可無禮乎。然餽以腐物。是禮之廢也。夫

道者以禮為主。而其既廢之。亦何學之爲。今而後不願造君之門。侯曰。是寡人率爾所致。即自裁書更餽一篋。海參謝之。

侍中某欲以經濟錄進呈。令書商小林氏求正本于春臺。春臺辭以藁本作字不慎。且衰邁不能繕寫。而私謂小林氏曰。托中官以達言。君子所不爲也。若命出於閣老。則不得不進。

春臺校刻古文孝經孔安國傳。由沼田侯侯後移封上久留里

大府孔傳彼邦亡者久矣。而春臺所梓傳入彼。乾隆四十一年。日本安永五年鮑以文翻刻。人知不足齋叢書。

中吳騫序曰。宋史日本傳謂其國大宰府遣人貢方物。或收得其牒。今序則是書之太宰純未詳爲何如人。日本多世職。太宰純豈猶其苗裔。或以官爲氏者乎。惜乎十萬里之波濤難盡不易問耳。

護苑之徒集南郭宅。春臺獨後至。足過。極美中之劍。義當頂禮以謝。過然徑坐上頭。不一言以陳過。美中性簡傲。恒苦春臺。垂僻動以苛禮律。已於是故曰春臺。自執其劍加已額拜之。春臺意色殊惡。

赤穗之黨之刺吉良氏也。春臺極口醜詆之。并駭。集作義人錄曰。室子而不知義如是。世之憤憤者何足

論乎。近時紫栗山敘赤松國鸞四十六士論評。謂春臺爲貪者、疑人盜而媼者、疑人姦者、此已好攻人而欲人之不攻已也得乎。

管麟嶼幼才氣颯發。年十三擢列大夫儒官。一時稱爲奇童子。然卒苗而不秀。春臺規矻不少借。其忠誠激切。它人不及焉。其書撮錄于左。曰。純觀足下於學得無如王公大人以學爲戲。以消日者乎。夫足下雖非布衣。然儒生也。不幸早以神童聞。幸蒙國恩。賜食廩粟。列文學。奉朝請。雖少不可以不知所務也。古人有童穉而日誦六藝古文數千言者。純自識足下。

以來數年于茲。未聞足下有所誦。以今日較前年。亦未見其有所進。而所進者吹笛耳。近來聲價頗減。豈徒然哉。程正叔有言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也。足下其思諸。又曰。吾子冬則畏霜雪。夏則畏雷。一歲之內。避雷與霜雪。則其無畏者幾希。古語所謂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吾子近之。純聞西域有無雷之國。南方有八蠶之地。吾子乃不生於彼。而生於此。何造物之不利於吾子也。予則以爲吾子之患。雖由稟受之薄也。亦豈非以奉養太厚。安佚過度。自崇其疾乎。吾子雖少。幸一思諸。

春臺於徂徠不隨其步趨者往往有之不特文章一事而已今錄其言於左茶芝園漫筆曰徂翁以海量能容自許人亦以此稱之余謂徂翁固能容然能容學者而不能容常人能容文才之士而不能容禮法之士而能容其人而不能容其言是未爲能容也又曰徂徠先生見識卓絕知道甚明周南以爲鄭魯以後無是人者非過論也惟其行不及其所知殆所謂行不掩者歟蓋先生之志在進取故其取人以求不以德行二三門生亦習聞其說不屑德行唯文學是稱是以徂徠之門多趺弛之士及其成才也特不過文人而已其教然也外人既以是譏先生純亦嘗竊不

尚先生此先生之所以難助視純也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先生有焉又曰徂徠先生平日不教小子輩是以其門無長幼之序焉又曰徂徠先生謂仁齋先生好奇自余觀之徂徠之好奇甚於仁齋古人所謂尤而效之者不子有焉又曰徂來以風流自許人亦與之予謂徂徠有不風流者三焉善飲而惡酒一也不好夜坐二也不喜爭舟三也又與南郭書論刺徂徠贈字士朗序曰此序通篇與人爭非君子之道序稱洛人無恒祿儒生之寄其間亦難爲生則舌耕

開肆百千成羣。日不遑給。語性語天。率非宋籍。不可也。故雖有聰雋若仁齋。猶率其所習。洛之所以陋。是已。此大不然。夫洛儒信難爲生。東儒果皆不寒邪。且士無田祿者。未能爲農工商賈。則鬻其技以給衣食。固其宜也。古人有僕賃力作者。當時識者不以爲賤。今爲書生而無升斗之祿。則亦古耕筆耕唯其所爲。何不可之有。先生何獨惡之乎。又曰。純之愚竊以爲。先生之功其大者。唯二辨。故二辨不可不傳也。若他諸文。其土苴耳。傳之固可。緩之亦可。即不傳亦可。足下若校二辨耶。則純雖不敏。將參閱焉。純之願也。今

足取乃以輯遺文。委子和與純。子和則可。純則不可。何者。諉園之門。親受顧命者。足下一人。他不與。如不聞命。而以代奉命者。何以爲敬先師乎。所以不可也。所以曰。子和則可者。先生所悅也。純雅不見知於先生。特從二三兄弟之後。聞其餘論而已。雖然。純不敢畔先生。敬奉其教。以到于今。于今不欲以先生亡而欺之。是以敢謝足下。決弗承諭。子遷勉哉。旌丘之葛有誕其節。惟足下良圖。

春臺以處士終。然非其志也。蓋待善賈而竟不沽也。報平田公信書曰。純嘗與人言曰。必使予仕。則二百石

以上而後可與足下言亦然。今書中乃以是言爲自負太過。嗚呼！足下亦未之深察也。請詳言之。夫二百石者，士之常祿也。不能二百石，則出不足以行，士之事入不足以守。祭祀養父母，畜妻子，是何以爲士哉？所謂二百石以上而後可者，語爲士之常者也。何足以爲重哉？所謂重祿者，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之謂重祿。純何敢望之？曩時木順庵仕加賀，藤宗恕仕越前，皆以五百石。二子者，誠先覺也。然以今觀之，未見其可畏也。若夫野順清仕桑那，大高生仕松山，皆以檟之村食四百石，是何幸也？其他在諸侯國而食二百石以上者，抑何限？要之，有儒名而無其實者，比々皆是。然榮達如彼者，無他遇時也。故純亦未以二百石爲富也。

春臺疾原芸澤

名尚賢字子才

診脈曰：先生無遺言止矣。有則

言之。它日疾病言不如意也。春臺喜曰：子才誠非如世醫之視，不起猶面談也。即囑以後事。觀海作行狀。南郭撰墓記，皆其遺言也。

春臺無子。義子零替不修。祭，寬政八年，值五十年忌辰，書商嵩山房。陳非薦，祭墓爲建一片小石于墓碣下，以紀其浴恩事。墓在江戶谷中天眼寺之側。

先哲叢談六

服元喬字子遷小字小右衛門號南郭又號芙蕖
館姓服部修爲服氏平安人

南郭齡十四來江戶十六起仕柳澤侯三十四而致仕
乃下帷授徒其學得之徂徠而才氣俊拔遂以詩文
山斗一世其答柳太夫書中略陳所以罷官曰昔嘗
先侯之世得奉薄技於大藩猥侍弄臣之末竊惟當
時先侯之恩山高海深乃不責喬以其不能以爲文
史之小小人所習片長可使是以不啻免罪矣苟獲
承乏而備顧問亦唯知臣莫如君乃先侯淺愚之餘
嘗私命喬曰予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我

千秋之後女其行乎不如俾女成名他日或適四方
無謂我不知女喬感泣刺骨私心自擔亡何先侯即
世即大藩亦多貸恩尋乃賜玦得全首領放歸草野
南郭爲人風流溫藉菰苑之士莫不雅慕者其來薦東
修者甚衆大氏歲得金百五十餘兩凡以儒爲生理
其饒裕如此者鮮矣嘗講莊子聽徒寔駸門外爲市
當是時京師松岡玄達講本草其盛匹南郭云
南郭兼善繪事恒言日本畫以僧雪舟狩野元信爲至
如八種畫譜所謂隸畫不足見也秋王山服翁墨竹
記曰予收翁醉畫芭蕉偶爲人取去今不復存予今

觀翁之遺畫。泔泔涕下。口不能言。欲炙之色。蓋亦形乎外矣。仲英因以翁十三四歲時所爲墨竹一紙贈之。其末有周雪寫三字。蓋幼字也。其千尺于霄者。蓋既萌于此。距今六十餘年。墨淋漓如新云々。

幼時出京。投老歸遊。時親眷舊故。皆既爲土中人。故鄉却如他鄉。有詩云。五十年前出上京。今遊猶作客中情。別長何處尋桑梓。祚薄無家問弟兄。認得山川疑夢寐。想來多少自分明。共知流轉人寰裏。愧似劉郎返赤城。

南郭頗通國風。嘗遊神戶侯浮洲別業。賦倭歌遣興。日。

夫慈葛捺是乙結納穀穀律墨密慈篤栗南郭父名

元矩事北村李吟善國風故承其遺云

作唐詩選附言以稿視徂徠咨問焉徂徠見曰再思之乃燬煉數日復改出徂徠又曰未也凡五撰始得徂徠許可以授剞劂

南郭稱唐土以海外或彼邦彼方未嘗稱中華中國與徂徠自題東夷物茂卿大庭逕知不足齋叢書中收論語皇疏而南郭序中有中華字此鮑以文改易海外耳

南郭詩文尤所長經義蓋其短處故其言人或不服焉

當徂喪門人集議南郭引禮記正義以辨一事而
皆疑為杜撰至再言時昔得之某篇猶不信

南郭不談經濟每曰如鯀澤了海才抱經世身居要地
故言行功建世儒之談當世雖或靡靡可聽時不可
施彊施則累誤國要之身不居樞筦徒辨給售已耳
老子曰知者不言斯言諒矣

南郭曰宋儒窮理說豈易極其宗旨乎今人四書集註
猶且不能精之尤顏目稱朱學可發一笑此邦得朱
之意者其唯山崎闇齋乎

南郭集自初編至四編凡四十卷刊行于世而詩文共

以四編為造佳致僧大典曰南郭文第四編為妙手
初編可議者多二編三編未為至江邨北海論詩曰
南郭能守地步不求勝於一句一章而全功於一卷
一集今閱其集初編瑕類頗多二編十存二三三編
四編最粹然矣乃知此老剪裁老益精到然酸醜嗜
好各有所喜東藍田答小栗元卿書云不佞壯歲從
諸老先生論美藻館之文誠於本邦無比則無比然
其初編則未至混化之地是以斧斤取材龍踏痕蹟
多見若夫二編三編一切圓機混化亡蹤至或得意
之篇則李王以下不敢齒也四編則衰矣宇士所評

南郭送守秀_禮序曰子遷學濟南自謂得之此篇即其擬者然濟南_熙而深子遷_蕪而淺門牆猶遠何論堂室蓋天才秀異不苦結撰故乏學少思疎於事而昧於字其於李文未能盡解是以未得其法至如自運亦多倭陋雖然子遷猶可論餘未可論也吾祖曰南郭天才流麗其詩合作者真足配古人然其聲律動失法度是學力不足處至文則大較婉佻浮而乏於實雜而淺於法雖譽高一世而實殊不稱物茂卿嘗序其初稿云它日使子遷木鐸一方詩之教庶幾被之一世哉文亦然然其慧而才敏也故其巧與俊終或不能全闕之時出之子遷乃無所不有已可見雖茂卿之私其徒哉以其不可爲之諱掩也

高蘭亭曰余與南郭友者十數年未嘗見喜愠之色其平生隨己所好毀譽不拘與物無競頗類謝安爲人又問南郭曰先詩少誰爲準的曰余非必有所誦法焉初年唯好讀杜詩今而竊思之雖拙劣間得杜之髣髴者蓋爲此故也

男惟恭字原卿才藻卓絕有乃父風惜哉病痘而沒年廬十七南郭識其墓有詩名鍾情集

南郭年既老諶苑名流凋喪略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

益重大宰德夫。藤東壁松子允縣次公平子和越君
瑞墓門之記。南郭皆撰之。

品川東海寺中少林院南郭墓在焉。碑高二尺餘。廣厚
一尺許。其正面楷字刻南郭先生墓五字。左右後三
面不勒一字。每歲以忌辰六月二十一日。其徒集會
於斯。各賦詩以弔之。自沒寶曆乙卯至今不絕。

服元雄字仲英。小字多門。南郭義子。攝津人。

仲英父某爲西宮祝人。嘗訴主祠貪汚。反爲其爪翼所
搆。誣竟放逐。以流落死。臨死顧謂仲英曰。吾逢冤不
能自雪。兒待時申狀。令鬼得歸父母國。仲英痛心刺

骨。乃至江戶。籲天三鳴之。

官事始得辨。遂令父仍

舊享祀於西宮祠中。

仲英得南郭指授。爲儒雅士。已開門教人。未幾南敦丈
夫子皆亡。有李女。仲英就贅。仲英本姓。中西於是肩
服氏。其子孫至今世住南郭故宅。不墜家聲。是古人
所希覲也。

仲英最善詩。而與南郭頗異途。餘熊耳跋踏海集論之。
其略曰。蓋仲英於述作。欲別自出機軸。以爲一家者
耳。嘗曰。苟有得於我。雖家風所不必守也。我雖不肖。
豈至步趨不能自施。徒從人周旋。以此爲不墜家聲。

先哲叢書
乎則其志可以觀矣。蓋仲英方館于郭翁。或有以難
於爲後者。故言及之也。爾余嘗過其房。於几上見有
端明集。乃亦知其於文不必漢。於詩不必唐。將集衆
美以成大者也。而退省其所爲文。不必漢。未嘗不漢。
詩不必唐。未嘗不唐。而二者雜諸宋。未嘗墮宋。則雖
所不必守乎。而竟未得不以家風矣。

